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# 一劍寒山河

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902493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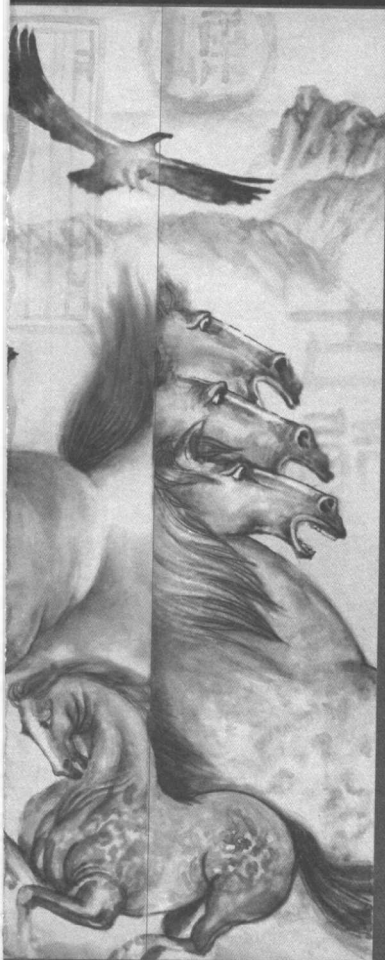
# 一劍寒山河

下

(台灣)司馬紫烟 著



中原農民出版社



R415.5 163

I247.5  
3307  
12

图字 16-2000-008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剑寒山河/司马紫烟著. -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  
2001.1

(司马紫烟作品集)

ISBN 7-80641-382-0

I. 一 ... II. 司 ...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002 号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## 一剑寒山河 (上下)

司马紫烟 著

---

责任编辑: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73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4180 册

---

ISBN 7-80641-382-0/I·069 定价: 36.80 元



司马紫烟近照



## 作者简介

司马紫烟 享誉东南亚及祖国海峡两岸的“武侠小说圣手”。是近半个世纪读者最崇慕的武侠小说巨匠之一。

司马紫烟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，1935生，曾用笔名司马。武侠巨著近百部，代表作有《八骏雄风》，《招魂客栈》，《浪子燕青》，《剑情深》，《南疆飞龙传》，《大英雄》，《如玉赌坊》……。被无数读者爱不释手，百读不厌，如痴如醉，爱屋及乌，司马紫烟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偶像，司马紫烟的作品真正是文中寓乐，乐中益身。是值得世人鉴赏品评的佳作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十 六 | 离别药仙师 ..... | ( 315 ) |
| 十 七 | 雍正遇刺客 ..... | ( 333 ) |
| 十 八 | 微服待怪僧 ..... | ( 353 ) |
| 十 九 | 太行寻知己 ..... | ( 371 ) |
| 二 十 | 涉险鹰愁涧 ..... | ( 391 ) |
| 二十一 | 女郎屠恶兽 ..... | ( 413 ) |
| 二十二 | 素衣简六娘 ..... | ( 436 ) |
| 二十三 | 有缘重相聚 ..... | ( 459 ) |
| 二十四 | 隐修玉泉山 ..... | ( 482 ) |
| 二十五 | 刺客传密语 ..... | ( 504 ) |
| 二十六 | 四娇遭掳劫 ..... | ( 527 ) |
| 二十七 | 红衣大主教 ..... | ( 544 ) |
| 二十八 | 战前摆空棺 ..... | ( 571 ) |
| 二十九 | 银弹制黑努 ..... | ( 593 ) |
| 三 十 | 风卷血黄沙 ..... | ( 612 ) |

## 十六 离别药仙师

药师神态自如，也像李韶庭那样硬挺，他将长剑微微振动，产生一股无形的劲波，直接将神尼的劲风摇散了。

满天的泥沙，在接触到药师前尺许处，就纷纷落下。

就这样对峙到三十招，神尼的脸色由红转白，最后变为青色，那是功力不继，已到衰微的程度了。

而药师的脸色也微见苍白，胸前伤口处的鲜血慢慢地流下来，凝结在衣服上，堆了厚厚的一滩！

撑到第四十招时，神尼鼓起仅有的一点余力，硬把长剑递进去，眼看着快到药师身前时，药师轻轻一击。

当的一声，两枝剑都断了下来，神尼双腿一屈，差一点要跪了下来，但终于撑住，看了他一眼，慢慢走到一边。

吕四娘怯怯地道：“恩师，你怎么忘了。”

神尼长叹一声道：“时不我与，功败垂成，以后再看你们的！”

吕四娘神色大变，白泰官也赶了过来。

神尼一手扶着吕四娘，神情漠漠地道：“牛鼻子，我认输，现在由你处置好了！”

药师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我只求神尼放过这些人，何敢言他！”

神尼一瞪眼道：“是真的？”

“自然是真的，这儿的人都是迫而自卫，谁也没有与神尼

为敌之心，是神尼要杀他们。”

神尼顿了一顿才道：“好，冲着你，今天都算了，以后再说。”

玉贞子连忙道：“大师姊！关于你的计划，是否可以放弃！”

神尼冷笑道：“不可能，你们尽管破坏好了，我还是要贯彻到底！”

玉贞子刚要开口，药师道：“玉贞，别争了，她只是不肯输口，今天杀不死我们，这个计划就无法实行，因为这么多人为见证，她再要坚持下去，只是自绝于人……”

神尼冷笑道：“不见得，我们走着瞧好了，今天杀不死你有明天，只要被我遇上，我还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走！”

药师一笑道：“不必，你们伤得很重，还是我们走吧！”

叫李韶庭把车子套好，骑马的上马，搬起那些被杀的人放在车子上，与玉贞子两人断后，出门而去。

走出约莫有三四里的样子，药师忽然叫住大家道：“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玉贞子忙道：“师兄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药师苦笑道：“我去的地方很远，谁都到不了，但将来一定会到的。”

众人先还听不懂他的话，还是方竹君看他的神色不对，连忙在李韶庭的耳畔低声说了几句。

李韶庭脸色大变，连忙挨过去跪下道：“师父，你别吓人……”

药师苦笑道：“生死是很平常的事，有什么可怕的！”

玉贞子也觉得药师神态严肃，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连忙走了过来，握住他的手一把脉，已经微弱得近乎停止了。

这一来急得她连声音都变了，哽咽地道：“师兄！怎么会这样子呢！”

药师轻轻一叹道：“独臂神尼为天下技击第一人，我跟她一战勉强达到两败俱伤，已经算是很侥幸了！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”

玉贞子泣然出声道：“刚才你不是还好好的吗？”

药师脸色十分平静地道：“那是我静持功夫比她好一点，实际上我受伤的程度比她还严重，我硬撑着没事的样子，才把她唬住了。”

玉贞子哭叫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硬撑呢，如果你及时告诉我，我们身边有新炼的灵药，维持住你的生机是绝对没问题的！”

药师微微一笑道：“是的！如果我即时服药，或许能多活一两年，但我不敢冒这个险，因为她受的伤比我的轻……”

玉贞子咬牙道：“这老虔婆难道还能杀人不成！”

药师道：“可以的，至少她还可以跟你一拼，或许还能多杀几个人，当然她自己活不成了，但以她的个性，她会硬拼的，所以我必须撑住，使她不敢妄动，我们大家才能安然离开！”

玉贞子一口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药师却笑着道：“玉贞！她的伤在十年之内难以复原了，十年的岁月对她来说，等于是生命的尽头，所以你不必回去找她！”

玉贞子道：“难道要白白地放过她不成！”

药师苦笑道：“我与她谈不到仇，只是观点不同而已，毕竟她的工作是令人钦敬的，我阻止了她，心中很感歉然。”

玉贞子垂头不语，药师道：“她行事的手段过于激烈，受了这次的教训后，她会收敛很多，尤其是她不知道我会死，更不敢轻举妄动，所以我的死必须十分秘密！”

李韶庭见师父的气息已渐微弱，忙跪下道：“师父！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

药师苦笑道：“我相信你已懂得我的意思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们阻止神尼的行动乃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并不是为了替异族效命！”

李韶庭道：“弟子知道，弟子不会忘记自己是汉人！”

药师一笑道：“那就好了，吕四娘杀死宝珠也不是为了私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应放手时且放手，因为这不是仇恨。”

李韶庭在此时自然不便辩解，只得静静地听着。

药师又道：“我以前独善其身也错了，白白辜负了一身武功，看了今天江南八侠的作为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惭愧，他们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而姚史二位仗义行侠，勇拒金刀刘琮那样的恶霸，也比我更不负所学……”

姚胖子十分激动地道：“药仙长今日一战，功德无量！”

药师点点头道：“我生平只动了这一次手，就遇上了一个绝世的高手，伤了一个我最不愿意伤的人，虽说问心无愧，我仍然感到很遗憾，今后小徒在江湖上行走，尚祈二位多于支持，时加匡劝，他的江湖阅历太差，成名太早，这都不是好事，也容易失足，二位是江湖上风浪中历练出来的……”

姚胖子知道这番话明奖暗劝，含有深意，忙道：“前辈放心好了，晚辈等一定全力全心，帮助李老弟把镖局好好地办下去，尽一个武人的本分。”

药师安慰地点点头，然后道：“武人的本分是行侠仗义，我们的对象是江湖强梁恶霸豪吏，此外最好别多插手到不相干的事情中去。”

李韶庭知道师父的意思，忙道：“是的！弟子一定保持江湖人的身份，吕四娘等人只要不再危及生民，弟子绝不再找他

们麻烦！”

药师想了一下乃道：“方小姐！你姑姑曾经为你论婚下嫁韶庭，我怕门第身份不同，没有答应，现在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方竹君含羞低头道：“全凭伯父做主。”

药师点了一下头道：“现在你这千金小姐也做不成了，而且你开罪的江湖人太多，除了韶庭之外，谁也保护不了你，只是你家中的爵位必须放弃了，你肯吗？”

方竹君道：“侄女从来也没有把爵位之事放在心上，而且想到李大哥不是富贵中人，更不愿用富贵去玷污他的志向！”

药师道：“好！我这次见到韶庭的母亲，说服了那位老太太，同意认你为媳，因为你不会武功，正好长侍在她身边！替韶庭一尽人子之份，还有秀姑……”

郎秀姑听药师为方竹君做了主，心中十分失望，听见又叫到她，不知是为什么忙应声而前道：“师伯有什么吩咐？”

药师看看她道：“你祖父是我的好朋友，一再托我照应你，现在我也无法再照顾你了，只好委屈你也跟着韶庭吧！”

郎秀姑心中暗喜，却不敢流露出来，只跪下叩谢。

药师道：“韶庭！本来一夫一妻，才是家室和美之源，但你的情形不同，这四个女孩子都因为际遇之故，都要归到你一人身上，她们都是心胸朗阔的好女儿，不会有争风吃醋的无聊行为，但也要你一视同仁……”

李韶庭没想到师父一下子又给他弄了两房媳妇，在别人或许以为艳福齐天，对他却是件苦事。

但此时他能拒绝吗？药师又道：“兰君，兰娜，你们的身份已定，我又给你们添了两个人来，你们不会怪我太多管闲事吧！”

李兰娜忙叩头道：“多谢师父，弟子感激不尽！”

药师笑笑：“四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你们都不是世俗女子，相信不会争计立长妻之分，今后以齿序论长幼吧！”

李兰娜道：“师父指示极是，大哥的结发妻室是宝珠姊姊，我们都是继室，也都是姊妹，没有正庶之分了。”

药师道：“这也好，宝珠那孩子太可怜了，虽落了虚名，也略可安慰她泉下之灵，韶庭！你们即日回南宫，禀过你母亲由她主持成礼，小住半月，兰君留家待产，竹君就在南宫侍奉老夫人，其余两个人匡助韶庭在江湖行侠，我的话都完了，你们走吧，今后我会在冥冥中保佑你们的……”

众人都感到十分悲戚，李韶庭叩头道：“师父！弟子成婚的事不忙，还是先侍奉您老人家……”

他不忍说出归天二字，药师却一笑道：“我的死是秘密的，不能声张出去，而且我埋骨之所早已选定了，有玉贞送我去就成了。”

玉贞子含着眼泪道：“韶庭！我跟师兄早已选中一处地方作为埋骨之所，那是谁都找不到的，今后我如非必要，就在那儿常伴师兄不再出来看你们了，好在师兄已把后事都交代清楚了，用不到我来费心了，你们走吧……”

方竹君哭着道：“姑姑！至少您该把地方告诉我们。”

玉贞子摇头道：“不必，我会来看你们，不用你们来看我，你知道我也是为了承爵的事，无法跟师兄结合，你们的运气比我好，经过这么多的变化，皇帝再也无法用一个爵位来套住你们了，快去吧！”

药师也勉力挥挥手，看见了因在旁，乃道：“大师！今日多承赐援，小徒等人才能支持到来解围，无以为谢，只有麻烦你当个现成的媒人，为小徒与方、郎二位姑娘主持婚礼。”

了因恭身道：“洒家奉玉命，李大侠，恭喜！恭喜！走吧！”

生死在天，闯江湖的人应该看得开一点，别婆婆妈妈的！”

李韶庭犹自恋恋不舍，还是姚胖子道：“老弟！走吧，药仙长在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与玉贞仙子还有许多话要说，我们不便在此打扰了。”

玉贞子含泪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你们留点时间给我吧，我跟他几十年相处，却很少有机会好好地谈几句话，现在再不说，以后恐怕再也听不到了。”

给她这样一说，众人都不便再留下了，包括了因在内，每个人都朝药师叩头辞别，药师只对了因与姚胖子、史进三人点头回礼，却没有开口，显然他要留下最后一点精神跟玉贞子谈几句知心的话。

一行人肃然而去，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沉重，但没有多久，了因就跟姚胖子、史进二人谈得有说有笑。

天色已晚，他们栖宿在一家客栈中，了因与姚胖子、史进三人一桌，大吃大喝，十分投机。

李韶庭与四个女的在另一桌都愁眉苦脸，食不甘味。

终于李兰娜道：“大哥！我敬你一杯，恭喜你又得了两房如花美眷！竹姊温雅娴淑，秀妹武艺超群，内外两边，你都添了个好帮手。”

李韶庭微一皱眉道：“兰娜！我哪里有心情！”

李兰娜道：“大哥！你别以为我不难过，但难过有什么用呢，师父把我们遣开，不让我们送他归真，就是不希望我们太过伤心，所以我们应该遵从他老人家的遗志，打起精神来！”

姚胖子在旁道：“弟妹这话对，练武的人，随时都得把性命置之度外，死固然可哀，但死得其所，就无所谓哀了，今天我应该比你更伤心，罗世藩是我的结义手足，刘五爷更是我平生第一知心知己，他们也死了，我该为他们大哭一场才是，但

我哭破嗓子也不能使他们死而复生，又何必折磨自己呢！”

李韶庭一声长叹道：“姚大哥，我能像你这么洒脱就好了。”

了因笑道：“李大侠！洒家对你的胸怀见识武功都钦佩，就是你这婆婆妈妈的性情看不顺眼，你该跟令师学学，他老人家临死之前，语态从容，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，而且没有一点痛苦，这是何等洒脱的气度，你真不像他的门人！”

方竹君轻轻地道：“大哥！姚大哥与了因大师说得很对，师伯与姑姑都是修道之人，他们对生死另一种看法，虽然姑姑也掉了眼泪，那不是伤心，而是不忍别离的悲哀而已，其实他们又何尝分开了呢，师伯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合少离多，各人忙着自己的功德，极少相聚，师伯一死，他们倒是永远在一起了！”

李韶庭默默不语，方竹君又道：“师伯与姑姑从小就认识了，可是我父亲因为门第不合，不答应他们结合，师伯负气出家修道，姑姑也跟着作了道姑，我父亲很后悔，临死时上了一本，奏请要朝廷将侯爵由师伯继承，让他与姑姑结合，皇上准了他的奏章下诏让他们还俗，但师伯不肯为富贵所羁，但又不忍正面抗旨使我家为难，只好终年漂泊，连姑姑的面都不能见，直到近几年，姑姑方奏准将爵位移到我们身上，她算是脱了身，但两个人都入了中年，不便再论婚姻了，而且师伯养成了飘游的习惯，鹤踪无定，姑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找他，他们自己找定了藏身之处，那必然是块人迹不至永远也不会受人打扰的地方，这下子是他们永远团聚的开始……”

李韶庭黯然道：“一生一死，幽明异途，这称是团聚吗？”

方竹君道：“心有灵犀一点能，何在乎生死呢，何况师伯并不一定会死，他神定气闲，哪里像死的样子。”

李韶庭一怔道：“什么！你说师父还能活下去！”

方竹君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我对医理颇有研究，师伯如果是为力战而虚脱，绝不能如此轻松，你看见那老尼姑，她的修为并不比师伯差，她口喷鲜血，面白如纸，那才是受了内伤的样子，所以我怀疑师伯所谓的死，只是一种遁辞！”

李韶庭想想师父的情状，将信将疑地道：“那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

方竹君道：“独臂神尼是个性情高傲的人，遭此败绩，必将引为奇耻大辱，必然会全力以赴以求报复，师伯不愿为此跟她纠缠不休，乃托归真以绝其仇念。”

李韶庭道：“那为什么要背着她呢？既是如此，应该让她知道呀！”

方竹君笑笑道：“你以为她不知道吧？我相信他们必然派人偷偷地盯在我们后面以观究竟，然后去报告他的！”

了因道：“不错！洒家看见远处林中有人影一晃，好像是白泰官那小子，洒家懒得理他，同时洒家也为仙长分了心……”

方竹君道：“那就对了，师伯必然是发现有人跟踪，才突然想出这个主意，使老尼姑对他死了心，老尼知道师伯的死讯后，心中好过得多，以后连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找了。”

郎秀姑道：“药师伯既然好好的，就证明他比老尼高得多，还怕她找什么麻烦呢，更用不着装死来躲避她呀！”

李韶庭渐渐有了信心道：“你不懂，恩师最怕麻烦，这次是万不得已，以后自然越少麻烦越好，再者师父说两败俱伤也是实话，神尼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师父自然不可以丝毫无损，他的内力一定大受损伤，非长期修养不能复原，所以才想出这脱身之计。”

姚胖子笑道：“越说越有道理了，否则他们的藏身之所对别人要保守秘密，但对自己的亲人弟子也该说一声，以便日后祭扫，他们不肯说，分明是还没有到时候，老弟！你放心好了，等你们生了几个白胖小子后，说不定两位仙人还会来瞧瞧徒孙呢，胖子就不相信像药仙长那样的活菩萨会这么早归天的，不过他老人家把事情都指点清楚了，短时间内是不会出世的。”

史进这时才开口道：“我一直在旁冷静地观察，玉贞仙子到底不是真神仙，做不到斩断七情六欲，她先前流的眼泪是急泪，那是真着急，后来含泪说话，语气反而平静了，神色也安详了，她一定是明白药仙长的意思，方催着我们走……”

方竹君红着脸道：“李大哥，师伯要托词装死的最大一个原因是为了我，姑姑为了我的事，求过他很多次了，他始终不肯勉强，你娶了兰君与兰娜之后，更难为我说话了，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你才无法拒绝，我对他老人家的用心固然十分感激，但你不必太勉强……”

李韶庭忙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师父已当面指示，而且也邀得母亲的同意，怎么能反复呢，只是太委屈你了。”

方兰君笑道：“大哥对姊姊的印象极好，秀妹妹跟大哥则是同门师兄妹，又兼患难之交，只是被我与兰娜姐姐拔了先筹，把她们两位嫁过来，惟恐我们掀风作浪，才如此苦心安排，最后那一番训词，分明是针对我与兰娜姊姊而说的。”

李兰娜道：“师父似乎把我们看得太小气了。”

方兰君道：“那倒不能这么说，师伯替姊姊跟秀妹做了主，但也希望我们能和睦相处，所以才用心良苦！”

姚胖子大笑道：“李老弟！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，药仙长安然无恙，你则是四美兼容，艳福无穷，还不值得高兴吗？

来！喝酒！”

李韶庭心中的阴影终于被化开了，于是两张桌子并成一张，大家抛开愁绪，热烈地喝起酒来。

曹正林的那枝镖自然而然地作废了，他所预交的一批定银，李韶庭已经留下给镖局的伙计，叫他们迅速收拾刘昆与罗世藩和忠婢玉芹的遗体，送回京里与北通州，余下的银子也分成两份，交给刘罗两家的后人。

所以他可以安心地去到南宫去省母成婚了。

虽然那三个人的死使他心中很不安，但除了对玉芹以外，罗世藩与刘昆之死，他的歉意略略低一点。

因为这两个是江湖人，死于兵刃乃是很寻常的事，他们在献身江湖时，就等于已经选取了这个结局。

何况他们之来，并不是为了江湖道义而支援，而是为了向吕四娘等人寻仇以报复吕四娘冒名伤害刘昆的家人。

想到刘昆，李韶庭不免感慨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江湖豪杰，任侠尚义，恩怨是非分明，武功尤其值得钦佩。

只是他的生活圈子太狭窄了，太斤斤计较于江湖恩怨，以至于白白送了命，如果能看得开一点，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！

但是吕四娘二次潜入刘家，杀死他的小女儿，伤了他家里不少人，这口气实在难以忍下去。

刘昆虽然不满于他父亲金刀刘琮的作为，可是刘家在江湖上的地位很高，吕四娘的作为，太过伤害他尊严了！

他的小女儿却死得太冤枉了，完全是牺牲在一个阴谋之下，对一个有血性的人说来，实在难以忍受。

这些感慨在李韶庭的脑中反复思索，使他对于江湖生涯感到很厌倦，如果可能，他真想就此摆脱一切，回家侍母了！

可是药师在临行时把责任交在他身上，使他无法推辞，他

必须撑下去，为江湖伸张正义而撑下去。

何况他的生活也变得复杂了，因缘福凑，一下子有了四房妻室，除了方竹君之外，另外三位都是母大虫。

郎秀姑、李兰娜、方兰君，她们都不是能安于平淡的人，再者，他也不是当年落魄京师的穷书生了！

名有了，而且是赫赫盛名，正当壮年有为之际，想闲也闲不下来，尤其是李兰娜的下嫁，还有许多节外因素。

这些因素虽然不致于使他被朝廷所利用，但也不允许他闲下来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像一头拉磨的驴子。

嘴里没有嚼头在拉着他前行，身上却有一副羁绊使他无法选择自己的路，他须绕着磨子走！

磨子限制了驴子的行动，驴子却又在推动磨子，到底是何者主动，何者被动呢，他不禁付之苦笑。

这是他现在处境中一个很好的比喻。

了因与姚胖子、史进等三人则兴致勃勃，这三个人才是真正的江湖，豪迈，雄壮，一无牵挂羁绊。

他们没有任何约束，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去留，但他们似乎不甘于寂寞，心甘情愿地投身江湖去寻求刺激！

李韶庭反而羡慕起他们来了。

酒酣耳热，座中走进了三个人。

正是江南八侠中的周浔、甘凤池与路民瞻。

他们的突然而来，使得这边的人停止了喧哗！

了因站了起来，李韶庭与其他人也站了起来！

了因招呼道：“老二、老四、老五，你们怎么来了，一块儿坐！”

那三个人的神情都是郁郁的，周浔黯然道：“大和尚，不必如此称呼了，江南八侠已经解散了。”